

试述《医学启源》的制方用药特点

湖南中医学院研究生班 贺又舜

《医学启源》(以下简称本书),书分三卷,系金·张元素所著。张氏师古不泥,对前人理论取舍有度。尤其制方用药,更多发明,为本书成就之最。他说:“前人方法,即当时对证之药也。后人用之,当体指下脉气,从而加减,否则不效。余非鄙乎前人而自用也。盖五行相制相兼,生化制承之体,一时之间,变乱无常,验脉处方,亦前人之法也。厥后通乎理者,当以余言为然。”*(卷之下·治法纲要)可见其旨趣初衷。本文试将其制方用药特点,提挈其要,分述如后。

参合气味

张元素尤崇《内经》的。在本书中,他荟萃了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、《至真要大论》、《脏气法时论》及《宣明五气论》等篇中制方和药物气味的有关论述,并引以为据来阐明制方用药的原理。他认识到,要使性能不等、气味不齐的药物组合成方,使之融为一体,以适应临床变化繁杂的病证,参合诸药气味,乃是方剂配伍的根本所在。所以,元素配方时强调要洞彻各药气味。他说:“夫药有寒、热、温、凉之性,有酸、苦、辛、咸、甘、淡之味,各有所能,不可不通也。”“凡同气之物,必有诸味,同味之物,必有诸气,互相气味,各有厚薄,性用不等,制方者,必须明其用矣。”(卷之下·制方法)兹归纳其制方用药要点有三:

明气味厚薄阴阳及其功效。气之与味,各有阴阳,各有厚薄,各有功效。气属阳,气厚属纯阳,气薄属阳中之阴,气厚发热,气薄发泄,气之温热功补,气之寒凉功泻;味属阴,味薄属阴中之阳,味厚则泄,味薄则通,味之辛甘功发散,味之酸苦咸功涌泄。对于《素问·

阴阳应象大论》这些关于药物气味理论的论述,本书卷下“制方法”中除照搬引用外,还把这些理论付诸于制方的实践中,指出:“若用其味,必明其味之可否;若用其气,必明其气之所宜。识其病之标本脏腑,寒热虚实,微甚缓急,而用药之气味,随其证而制其方也。”(卷之下·制方法)如制作用较缓之方,则用气味俱薄之品,宜少量频服;如制作用较速之方,则用气味俱厚之品,宜多量顿服。

明气味厚薄与升降浮沉的关系。张氏认为,“升降者,天地之气交也”,(卷之下·用药备旨)且是人体气机运动的最基本形式。而药物气味的升与降、浮与沉,则是对药物作用趋向的最一般概括,也是对药效特征的一种认识。以此而论,气味与升降浮沉的关系是:气味属阳者主升浮,属阴者主沉降;气厚温热者主升浮,气薄寒凉者主沉降;味厚酸苦咸者主沉降,味薄辛甘淡者主升浮。但也不尽皆然。本书认为要根据具体药物,分别对待。有气厚味薄不升浮、气薄味厚不沉降者,亦有能升能降、能浮能沉者,凡与一般规律相违的,当结合药物质地轻重、根梢生熟,炮制方法等全面考虑。这样,在运用气味厚薄的升降浮沉来调理气机升降运动时,才不致杂乱无序。

明气味对脏腑的补泻作用。由于体内各脏腑对气味的反应状况不同,因而不同气味对不同脏腑的治疗作用也就不同。为了阐明后者,本书以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关于五脏喜恶苦欲之论为准绳,结合他自己的经验,确定了气味对脏腑的补泻法则,给制方用药指明了参合气味的方向。书云:“肝胆,味辛补,酸泻;

* 本文引文出自《点校医学启源》,张元素原著,任应秋点校,人民卫生出版社,1978年。

气温补,凉泻。……心小肠:味咸补,甘泻;气热补,寒泻。……脾胃:味甘补,苦泻;气温热补,寒凉泻。……肺大肠:味酸补,辛泻;气凉补,温泻。肾膀胱:味苦补,咸泻;气寒补,热泻。”(卷之下·用药升降浮沉补泻法)这一法则,实质上是气味相结合的运用,寓五行承制关系于其中,因为“五脏更相平也,一脏不平,所胜平之,此之谓也。”(同上)并且,他还一再指出:对待这一法则要“逆顺互换,入求责法”,不能过于机械。如肝胆,味辛气温乃补肝之“用”,味酸气凉乃泻其“用”,若补其体,则逆顺互换,味酸气凉则补,味辛气温则泻。

正因为张氏组方用药参合气味,无顾此失彼之弊,故他制定的方剂,配伍精当,丝丝入扣。本书卷末所附“当归拈痛汤”和“天麻半夏汤”及方论,可以为证。

五行配伍

刘河间曾以五行运化来阐明《素问》病机,有“六气皆从火化”的著名论断。而张元素则把五行承制的规律运用于制方用药之中。

首先,张氏以五行生、克、乘、侮关系拟定各脏之间的夫妻母子关系,并以《难经·六十九难》“虚则补其母,实则泻其子”的理论作指导,各脏均按虚实补泻配以方药。如肝,“虚以陈皮、生姜之类补之,经曰:虚则补其母,水能生木,肾乃肝之母。肾,水也,若补其肾,熟地黄、黄柏是也。如无他证,钱氏地黄丸主之。实则白芍药泻之,如无他证,钱氏泻青丸主之。实则泻其子,心乃肝之子,以甘草泻心。”(卷之上·五脏补泻法)其他各脏,皆仿此例,示人以大法。

在五行制方的实际运用中,单凭五脏母子虚实的补泻法则是远远不够的,还必须对选药配伍的具体程序作出恰当的设计,才能适应临床需要。其方法有二:一则始终抓住五行病变的最一般特征——风、暑(火)、湿、燥、寒之病理,把方剂配伍分成“风、暑、湿、燥、寒”的制方法,并以此作为参合气味的配方依据。

本书“卷之下·五行生克制方法”云:“酸苦甘辛咸,即肝木、心火、脾土、肺金、肾水之本也。四时之变,五行化生,各顺其道,违则病生。圣人设法以制其变,谓如风淫于内,即是肝木失常也,火随之而炽,治以辛凉,是为辛金克其木,凉水沃其火,其治法例皆如此。”因为五行乖逆,在病理上总是有风、暑(火)、湿、燥、寒的逆乱,治疗时必须以五行制承为本,以变制变,配方即应如此。二则,本书将105种药物,分成“风升生”、“热浮长”、“湿化成”、“燥降收”、“寒沉藏”五类,各类药物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共同的性味和功效特点。更重要的是,这种分类十分有利于按五行生克规律来选药配方。如“寒沉藏”类,药凡二十三味,多为味之厚者,都具寒凉之性,都有清热泻火的作用。若五行逆乱,火热内生,自当选择这类药物。五行制方,分类选药象这样具体而独特,这在张氏之前是较少见的。

病证药对

张元素善于把辨证用药和经验用药结合起来,并把方剂结构的主次关系具体落实在药物配伍上,在制方上达到药证统一。从而使方剂的应用具有针对性强,易于掌握,便于加减化裁的特点,对后世方剂发展影响很大。

张氏对不同脏腑病证,有相应的针对性的药对。如治三焦热盛,必用柴胡,令黄芩与之相伍;若用柴胡清肝热,则令黄连与之相伍。并针对不同脏腑的病变特点和病证,相应举出一些药对方例,如治“脾肺阳气不足,及肺气喘促,短气少气”,当用人参,但“非升麻为引用,不能补上升之气,升麻一分,人参三分,可为相得也。”(卷之下·药类法象)这就使得运用人参治脾肺气虚,成为了与升麻相伍的固定配伍形式。又如治头痛必用川芎,然后再分经配伍:如阳明头痛配白芷,少阳头痛配柴胡,太阳头痛配蔓荆,少阴头痛配细辛,太阴头痛配苍术,厥阴头痛配吴茱萸。

为了药证合拍,张氏十分重视药物配对时的主次关系。有君臣、君佐、君使等配伍形

式。具有一药为君者，有二药为君者，视病情需要而定。药对中的君臣、君佐、君使配伍，实质上是分出药对中的主次关系。如治诸疮，书云：“以黄连为君，甘草、黄芩为佐”；治下焦有湿，“草龙胆、汉防己为君，黄柏、甘草为佐”；“凡小便不利，黄柏、知母为君，茯苓、泽泻为使”（卷之上·用药凡例）。药对中分出主次，对于构成复方至为重要。因为复方的主次结构，是解决疾病主要矛盾的关键，而药对的主次，恰恰是复方主次结构的基本素材。所以，重视药对的主次，关系到一个复方结构的严谨程度和对病证的切合程度，也关系到复方功效的发挥程度与作用方向。

此外，张氏在古代医家中是积极倡导“引经药”者。本书中标明刊载的某些“引经药”是出自《主治备要》和《主治秘要》（二书的作者和年代已失于稽考）。

《医学启源》对引经药的运用大致有如下三

点：1. 单用——在治某病方中，纳入一味引经药，只起引导作用。如枳壳，常纳入治疮疡方中，以引药力至疮所（卷之上·主治心法·疮疡）。2. 联用——既有两味引经药的联用，也有引经药与非引经药的联用。前者如石膏与白芷的联用，以治下牙痛，一药为主，一药为引，二味皆为阳明经引经药；后者如柴胡与草龙胆的联用，引经药柴胡为主，非引经药草龙胆为使，以治目赤睛胀，瘀肉高起，痛不可忍（卷之下·药类法象）。3. 制用——有些引经药要通过一定的炮制才起引经效能。如白芍，须酒浸才引经以“泻肝补脾胃”；而知母，性本沉降，若要使其引入头部，则一定要酒炒才行（卷之下·用药备旨）。由此可见，掌握好引经药的运用，也非易事。

以上归纳了《医学启源》的制方用药的主要特点，限于笔者学识浅薄，钻研不深，错误之处，敬希指正。

一贯煎加味治疗肝风1例

河南省永城县医院 张庆武

病历摘要：王×，女，13岁，学生，1978年4月20日初诊。患者半年来常盗汗，甚则内衣湿透；且有头晕、烦躁、失眠等症。1周来不自主地在上下肢及腰身出现伸直、屈曲、扭转，在面部出现呶嘴、吐舌、挤眉等动作，前来就诊。患者身体瘦弱，舌体瘦薄，色绛、苔少，脉来细数。证系肝阴不足，筋膜失养，发为肝风。治宜滋肝养筋以熄风，一贯煎加味。川楝子10克，北沙参20克，麦冬15克，生地12克，枸杞10克，当归10克，地骨皮12克，钩藤12克，生龙牡各30克。水煎，日服2次。

服药5剂，盗汗止，睡眠增加。服药至15剂时，不自主动作停止。1年后曾出现盗汗，用一贯煎加地骨皮治愈。至今3年其病未见复发。

体会：人体各关节的运动均与筋膜相关，人体筋膜直接受肝之阴血滋养，当肝之阴血不足，筋膜失养时，可致关节运动失常。经云：“风胜乃摇”、“风胜则动”，“厥阴在泉，客胜则大关节不利，内为痉强拘挛，外为不便”。由此可见，筋膜失养，关节运动发生异常时，可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现象：一是“动”、“摇”等不能自主的运动；二是“痉强拘挛”而不动。然而二者皆为肝风所致。

患者久有盗汗，阴液大伤。阴虚火旺则头晕、烦躁、失眠；肝阴不足，筋膜失养，致使关节运动失常而发生不自主动作。用一贯煎滋养肝阴以治本；地骨皮、钩藤、龙牡清热敛阴、镇肝解痉以治标。药后肝风得熄，盗汗亦止。